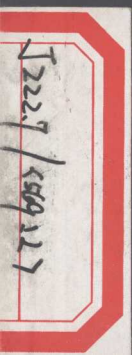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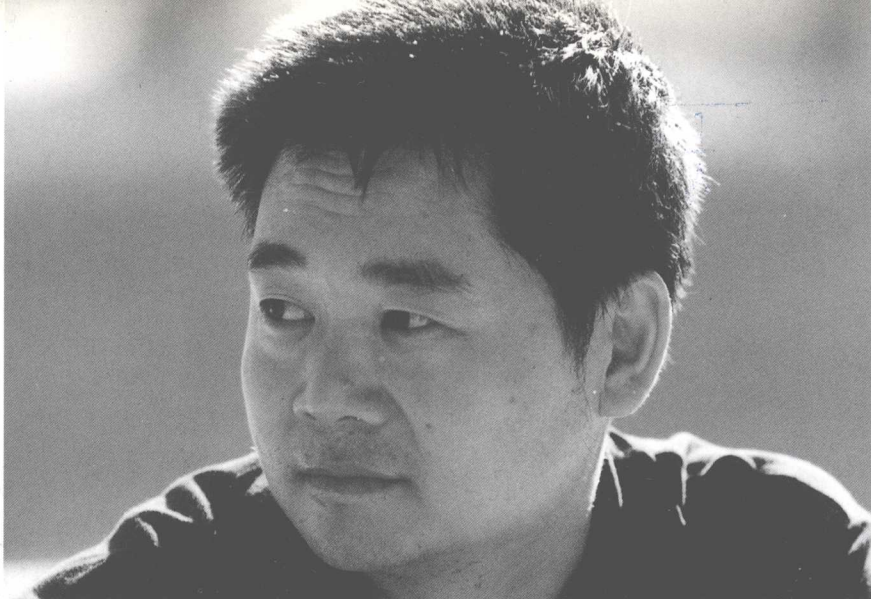
写意画家 XIE YI HUA JIA

总编 | 岳增光

陈钰铭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陈钰铭

1958年出生，河南洛阳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陈钰铭1976年入伍。1983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1983年出版个人速写集。1993年结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人物画高研班。1995年《历史的定格》获第四届“八一文艺大奖”。1995年《历史的定格》获长春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国际美展金奖。1996年《向日葵》为全国八届美展获奖作品。(中国美术馆收藏) 1996年《天籁》等作品参加国际艺苑《水墨延伸展》。1996年《天籁》获首届全国中国人物画展银奖。1996年作品《历史的定格》《天籁》入选《中国美术全集·现代卷》。1997年《走过萨迦城》参加97中国艺术展主题绘画展。1997年《血祭》参加97中国艺术展主题绘画展。1998年《古堰》参加首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1999年《暖冬》等作品参加水墨延伸中国画人物肖像展。1999年《大河上下》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2000年《京西六月》《月挂城东》参加深圳第二届水墨双年展。2000年被上海中国画院特聘为院外兼职画师。2001年《走出冬季》参加2001年水墨延伸中国画展。2001年《天籁》参加百年中国画展。2001年出版当代名家风格与技法个人画集。

丛书总编：岳增光 责任编辑：姚重庆 装帧设计：岳增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钰铭/陈钰铭绘，——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写意画家，7-5305-1963-8)

ISBN 7-5305-1963-8

I.陈... II.陈... III.写意画 作品集—中国—现代 IV.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077509)号

写意画家

陈钰铭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邮编：300050 电话：(022)23283867

出版人：刘建平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2003年3月第1版

开本：889×1194毫米 1/16 印张：2

ISBN 7-5305-1963-8

新华书店经销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50

定价：18.80元

在变化和期待之中

我一直觉着陈钰铭的悟性非常好。

这种悟性不仅仅限于绘画艺术的专业范围，他还延展到对于世界的感知和人类生存状况的整体把握。

他的这种悟性明显地表现为感觉的细腻和灵敏。

细腻——一缕风、一滴雨、一线阳光、一片浮云，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擦痕。

灵敏——对于一种先兆的预感，保持大地震之前动物般的警觉。

今天，我来到陈钰铭的画室。钰铭无意声张，很平淡地对我说：“我的创作方向已经明确——我要将悲剧意识贯穿我的作品！”

其实，悲剧意识在陈钰铭的生命及其作品中一直是潜在的。

他的生活经历在这里我无暇多说，况且苦大仇深也并非决定创作的必然条件。艺术的开掘重在心灵的感知。对于艺术家来说，生命中算得上重要的，不是他所遭遇的感人奇遇的多寡，而是生命的内在深度。一旦生命有了深度，甚至最平常、最不足道的事件也可以产生出某些伟大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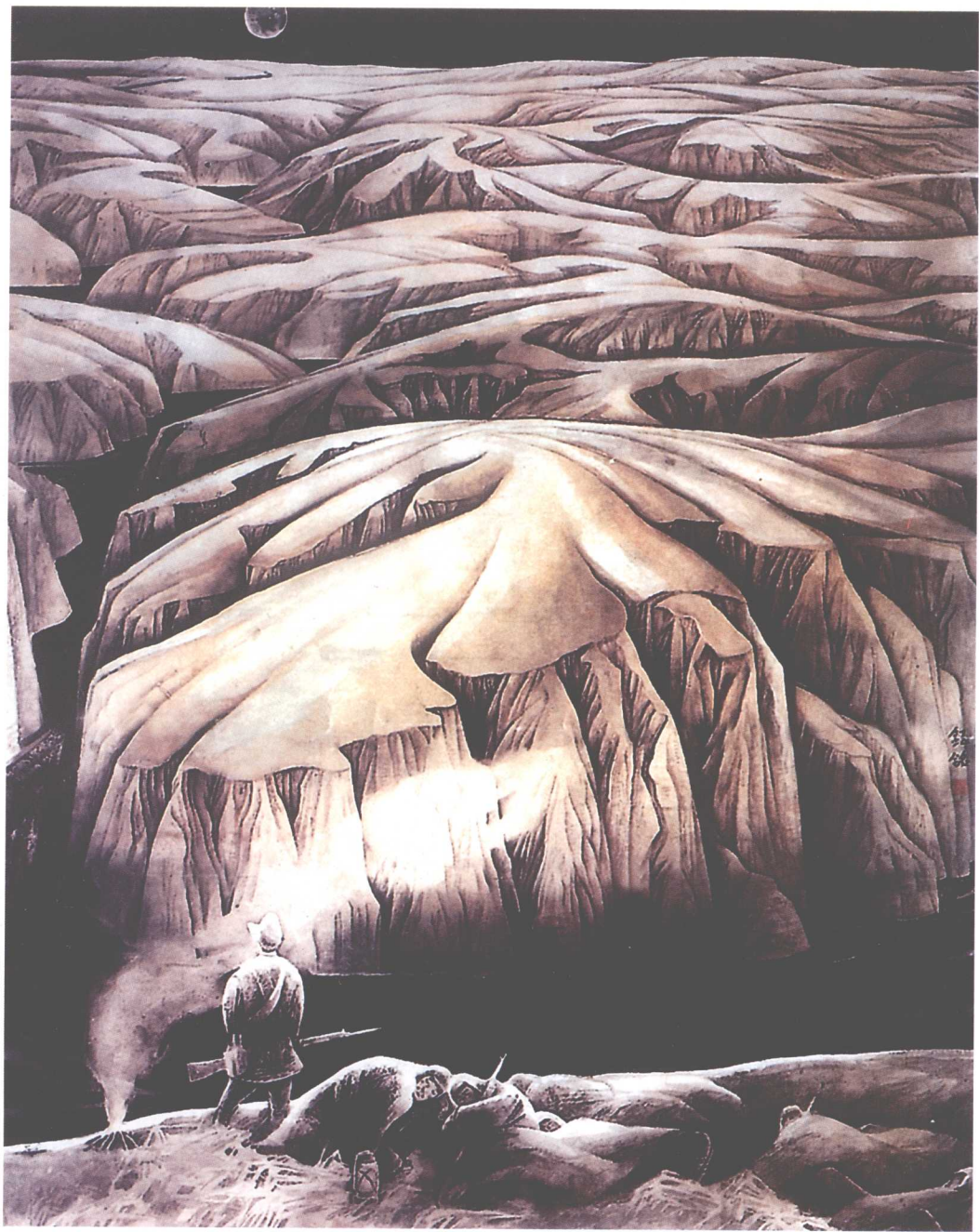
看过陈钰铭画的人都说，他的画面黑的成分多，灰的成分多，悲剧色彩重，压抑，沉闷，阴郁。这直接影响到他作品的出路，因为人们习惯于以喜乐来安慰自己。

如此，陈钰铭的选择和坚守实际需要很大的胆识、勇气和毅力。

“艺术如要持续，就必须深化其本质。”这本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原理，但在今天却变得格外艰难。我们处在一个意义和价值缺席的时代。物质消费的时代把一切都变为消费，精神的东西从生活中消失了，那些值得



□老树 63cm × 120cm 2002年



□霜月 152cm × 122cm 1988年

贵山》为标志，减弱笔墨技巧、画面构成、形式的完整性，人物由多到少，笔墨由繁到简，技法由巧到拙，形式由华美到朴实，进入“绚烂过后归于平淡”之境。笔简境深，境深意远，看似虚静，但其感人的力量反倒更为深刻、沉重。他的心态和创作方式也达于“致虚极，守静笃”的高迈情致，正像一位西方文艺理论家所说的：“在一位艺术家身上，安逸的心态是与力量一样可贵的：伟大的平静就像伟大的激动一样，是天才的一个象征。”

静故了万动，空故纳万境。以静观之心，烛照万物之变幻，图画事外之远致，这就是陈钰铭在艺术上的进步和发展。

陈钰铭和我边聊边翻看他速写本上新勾的几幅草图：《山地》、《七月》、《流星》、《雷雨》、《一朵白云》、《裂缝》、《寒冷的土地》……取材仍然是黄土高原，但是构图、背景、人物情态和造型以及技法的运思都呈现出一种新面目。虽是未完成的雏形，但他的想象和期待推动着他去创造。

◆ 陈钰铭

习画忆事

1983年，我还是带着速写本考入了天津美院绘画系。在入学的第一年，基本上还是以基础课为主，课余时间还坚持画速写，白天有空就到公园画速写，晚上到图书馆借来大师的素描速写来分析，有时用铅笔临摹几遍，从门采尔开始，一直到德加、珂勒惠支、荷加斯、古图索，从不理解到喜爱，这对我以后学习国画打下了基础。

从学院回到老部队后，眼前所看到的有了新的感受和认识。我当兵的地方本身就在黄土高原，周围农村的农民形象都具有高原人的特色，这时我就开始试着用毛笔画速写，在这个时期开始对人物的理解和对黄土高原的认识又有更深层的感受。我曾多次沿黄河写生，和农民住在一个炕上。时间久了，对这块土地有了感情。一次我过黄河从一条沟里穿行到陕北的高家堡。这需要走上90多公里的黄土高原，这里地形保持着最原始的地貌特征，开阔，雄伟，人烟稀少，似乎到了无人烟的外星球。我每次看到山顶上的地平线就会给我带来一种希望和幻想，山那边该是什么样。在我以后的画面经常有一道平平的地平线，我想这是代表一种希望。其实人的一生和爬山一样，前边是未知的，也是这种希望让人一代代生存下去。当时对这黄土高原的感受创作出我第一张国画《霜月》，这张画虽然从技巧上极不成熟，但这是我对黄土高原最深切的感受。在这个时期我在速写本上记了大量的最初构想，有的虽然很简单，但这是最初也是最朴实的感觉。这时期所创作的作品还是以大写意的方法，先用色画出脸的轮廓，然后再勾出形象。从开始学国画就喜欢用墨，一直到现在还是基本用墨



■ 1983年在天津美术学院上学。



■ 1985年在家乡讲座。



■ 1986年在法卡山炮兵阵地上（左起张道兴、关维兴、陈钰铭、骆根兴）。



来,热热闹闹倒也好看,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而且用颜色多了反而缺少了西藏那股神秘劲。这十几幅作品一直画到最后一幅我才索性把颜色全部去掉,这就有了《天籁》最初的第一稿。有一次朋友从西藏给我带回一盘寺庙里诵经乐盘,每天没事时都静静地去听,这深厚、低沉的乐声又把我带回神秘的高原,我又重新把《高地神话》这批作品进行反复的思索和反思,又重新进行构图,并下决心去掉颜色直接用水墨去表现,又开始了这组西藏风情的创作。我把在西藏的写生、速写一一翻出来重新看过。在画面水墨处理上、语言上努力去寻找新的感受。一次在地上一堆画坏的作品中,发现有一个角很有意思,水墨感觉也好,当我把这幅作品全部打开一看,已没有刚才看局部那种感觉。通过这幅画我就寻思,作品不能仅仅关注主要的地方,每幅画的局部也要当一张好的水墨构成去刻画,从人的头部到衣服、环境,每一个地方是一张完整的水墨构成,每幅作品看一个局部也是一个完整的水墨画。悟出这个道理,在创作每幅作品时先把握大的关系。每个局部刻画,也反复去想,有的地方好就不再去动。往往一幅画完成后和刚开始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动和差别。每幅作品从开始完成都是跟着感觉一直到满意为止。在创作西藏风情这组作品时,我基本上是一气呵成。每画一幅作品我就极力回想在西藏当时的感受。《走过萨迦》是这



组作品里的第一幅,萨迦城是我这次去西藏感受最深的地方。萨迦城虽然不大但很神秘,满地都是废墟,这里很平静,没有丝毫的喧闹声。只有偶尔一群藏民从这里走过,让人感觉这里远离尘世,是那安祥和宁静。《天籁》是《天边》这幅作品的变体画。在离拉萨不远的楚布寺,每天天不亮我都被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所吵醒。这里藏民们在转经,人很多,有很多是从遥远的青海磕长头来到这里,人们极为虔诚。我也被这动人的场面所感染,有几次加入他们的行列与他们一起念六字真言,一起排队等待让小活佛摸顶祝福。颂经声像是从天上传来的声音,令人神往,令人心醉,在画《天籁》这幅画时我极力去找这种感觉。《夜路》这幅画是我根据在萨迦画速写时一幅小草图完成的。萨迦是个很古老的小城,到处是一片片的废墟。面对这片废墟我想得很多。人的一生其实很简单,从生到死都是地球上的匆匆过客,不管你官当多大,也不管你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地球都会同样地对待你。这些废墟里肯定有许多的故事发生。生死离别,苦的甜的,爱与恨,悲欢离合,都是这么一代代走到了今天。画这幅画时我是极力想把这种感觉和状态画出来,也不去想太多,只考虑这种境界,这种高原上的神秘。

有一次,我回老部队办事,正值秋收季节,高原上大片的向日葵一望无际,很壮观。多年前我曾有过画向日葵系列的想法,一直



没有实现,这次我准备第二天再画速写拍点照片。谁知第二天清晨我再去时,眼前的向日葵全变了模样,昨天还一片生机勃勃的向日葵,经过一夜的霜打,枝叶全都变成了黑黑的枯叶,只有成熟的葵花低着沉重丰满的头。当时看到眼前这一切感到很悲壮,也有点凄凉,昨天还很茂盛,叶是绿的,一片生机,可转眼间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当时城里到处流行盛开的向日葵,谁能料到这经过霜打的向日葵能震撼人的心灵。创作这幅作品后,我又根据回忆画了一组向日葵线描。

每个人作品的关键是要求画家对你所追求的精神领域有明确的倾向,说你自己要说的话,艺术语言和风格是一个艺术家的根本所在。你总得把你想要说的话说出来,说错不要紧,但要说得真诚。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存空间对人、对自然界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而且根据每人的经历不同,你所关注的事物也和别人不一样。在你的作品里不能让观众看到的只有技术,更重要的是精神追求。不管东西方绘画大师都是把自己的精神追求融会到自己的作品中。所以一个画家首先要明确自己作品是想说什么话。在平时的创作中,我对陕北有着特殊的感情,每年我都要到我当兵的地方走上两趟,毕竟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现在有不少的想法还是在当年沿黄河写生时留下的想法。黄河沿岸有着特殊的风土人情和地貌。每年如果不去听听



高原人喊几嗓子,吃几顿带羊腥味的羊肉面,心里就觉得少了些什么。有一年春节我是在陕北和一双老光棍过的。是弟兄两人,哥哥已经六十多岁,弟弟也近五十岁。这弟兄俩都是船工,每年秋天庄稼收获后带上所有的积蓄,身上缠上渡河的葫芦,漂过河对岸的山西,找上一个女人生活一段时间。等积蓄花完了,再漂回陕西。一天天,一年年,一生就这么度过。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可我一直忘不掉这两兄弟,一直到近年才画了《老河滩》这幅作品。有不少人说我的画太压抑,有种忧患意识。只要到黄河走一趟,你就轻松不起来。黄土高原用它特殊的地貌环境培育造成了它特有的文化精神内涵,养成了特有的性格特征。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伴在陕北写生时听到对面一阵阵的唢呐声,我们都认为是在办丧事。因为传来的曲调中含有一种悲伤,可谁知等走近一看才发现是在办喜事。黄土高原确实太苦,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高原人还是有自己的欢乐,也正是这种环境造就这种特有的文化。有年冬天刚下过小雪,我在陕北绥德的骡马市画速写,一回头刚好看到有一缕阳光照在雪地上给人一种温暖、美好的感觉,这里虽苦,但人们还是平静地交易,安祥地生活,让人也很受感动,这是陕北人的生存状态。所以后来画的《暖冬》就是想找这种感觉。

我的家乡洛阳也在黄河岸边。上中学时曾到北边的邙山参加夏收,站在邙山上望着



□历史的定格 190cm × 1570cm 1993年



□ 80年代初创作的版画。《征途》



□ 1975年创作的第一幅作品《合作医疗好》。



写意画家 ● 陈钰铭



□小品四幅

